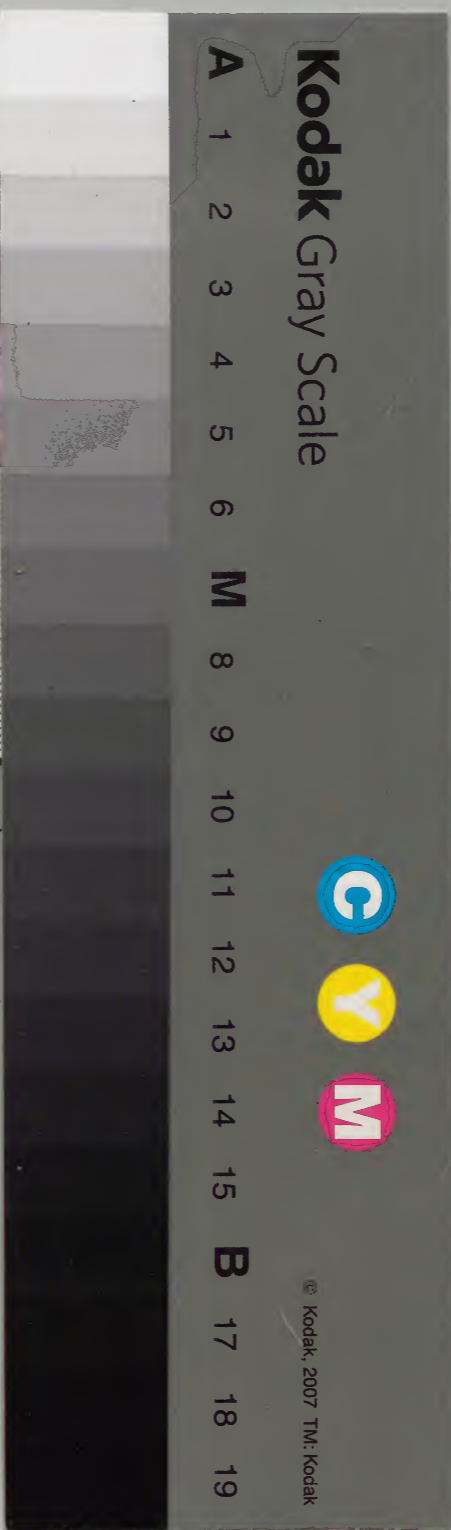


# 東國通鑑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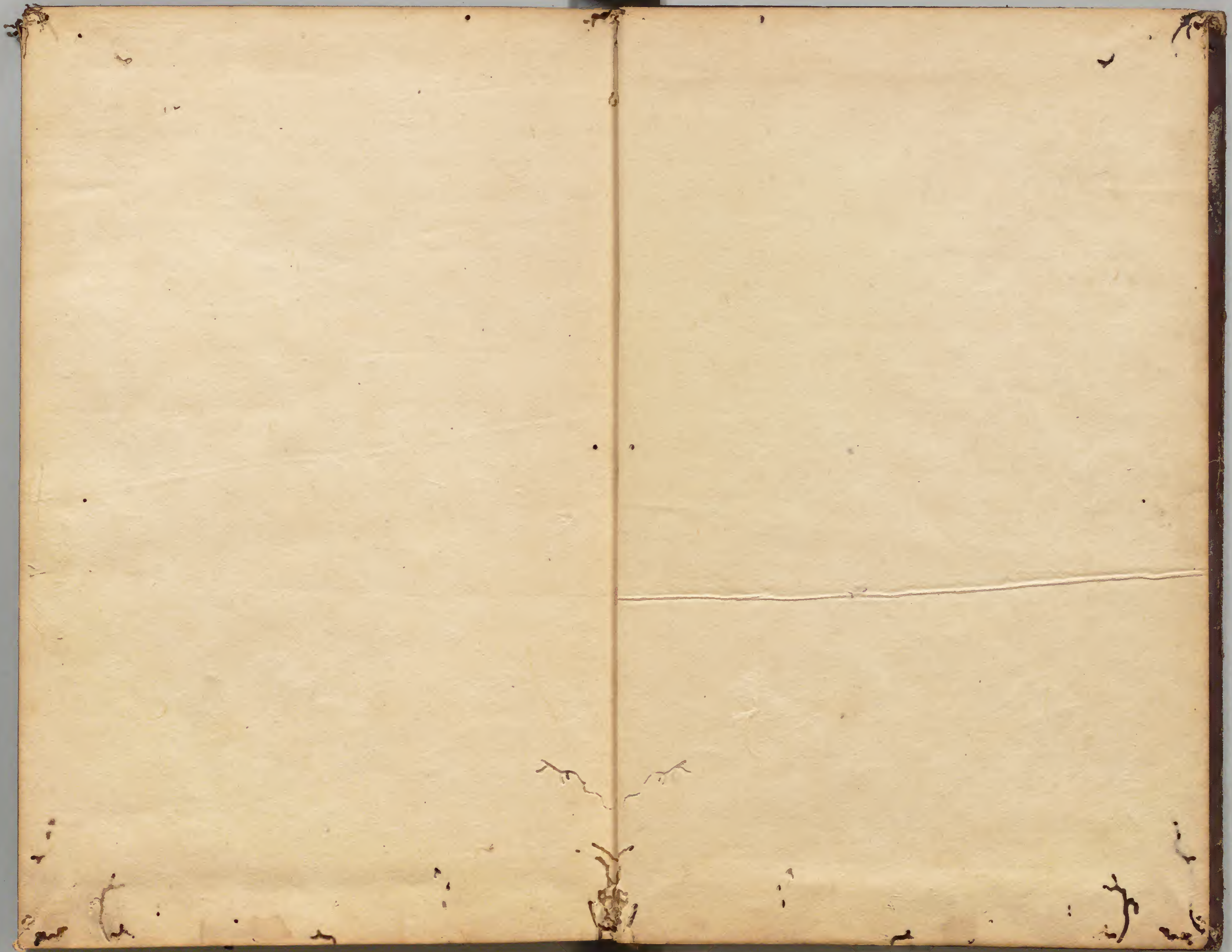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三三八	函號	架冊	五七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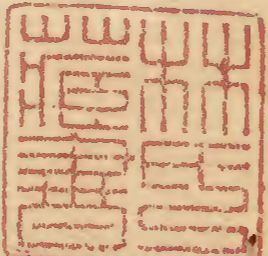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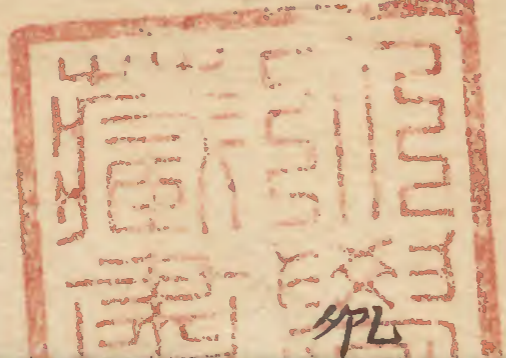
漢書	二三三八	函號	架冊	五七
漢書	二三三八	函號	架冊	五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38
	冊數	57 ( 24 )
	函號	285 . 2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三

高麗紀

仁宗三

淺草文庫

十三年

宋紹興五年金熙宗仍稱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妙清柳

昂與分司侍郎趙匡司宰少卿趙昌言安仲

榮等以西京反命平章事金富軾等討之先

是賊矯制囚留守負僚又遣僞承宣金信執

西北面兵馬使李仲并僚佐及諸城軍將凡

上京人在西都者無貴賤亦皆拘之遣兵斷

昂嶺道劫發諸城兵又矯制徵兵兩界國號

大為建元天開自號天遣忠義軍署官屬自  
兩府至州郡守並以西人為之妙清與匡等  
會觀風殿號令軍馬欲分數道直趣上京白  
壽翰親舊在西京者為書招壽翰曰西京已  
反可抽身以來壽翰子清賞遺壽翰壽翰奏  
其書王名示文公仁公仁曰是事可疑難究  
真偽姑閱之有軍人崔彥韓善等自黃州來  
奏曰西京人率兵至洞仙驛執司錄高甫正  
又取驛馬送西京禁人往來京城吾等晝伏  
夜行以間道至王名宰樞議之命富軾及參

高麗仁宗

知政事任元敦樞密院承宣金正純會兵部  
治兵為討賊計遂以富軾元敦為中軍帥正  
純鄭旌淑盧令琚林英尹彥頤李瑱高兆基  
劉英為之佐吏部尚書金富儀將左軍金且  
李愈李有開尹彥收為之佐知御史臺事李  
周衍將右軍陳淑梁祐忠陳景甫王洙為之  
佐遣淑周衍景甫洙分將右軍卒二千人往  
諭東路諸城仍搜賊黨命內侍柳景深曹晉  
若黃文裳往諭西京西賊開城門引入觀風  
殿匡臣妙清率文武兩班皆戎服景深等至

殿門屈等下庭拜問聖體饋酒食遣還云當  
奉表奏聞倉卒未果請先以此歸奏付書丁  
封云願主上移御此都不然必有變辭甚不  
遜繼遣崔京上表略曰陛下信陰陽之至言  
考圖讖之秘說創太花之宮闕象鈞夫之帝  
都臣等同婁敬之矢謀望盤庚之遷邑豈期  
臣下不體宸衷非徒懷土以重遷抑亦防功  
而害事人心可畏衆怒難防車駕若臨兵戈  
可戢表至咸曰以臣名君可斬其使王欲息  
兵乃賜京酒食幣帛命爲分司戶部員外郎

高麗仁宗

慰諭遣還至是王將出師名問兩府大臣富  
軾等諸將詢闕侯命金安等謀緩兵期以圖  
不軌乃奏曰引見金使受詔而後遣將猶未  
晚也或告安等潛聚兵仗私相遇語陰謀不  
測富軾與諸相議曰西都之反鄭知常安壽  
翰等與謀不去是人西都不可得乎諸相深  
然之名知常等三人至密諭正純使勇士曳  
出三人斬於宮門外乃奏之人言富軾素與  
知常齊名於文字間積不平至是托以內應  
殺之王命元訖留衛都城賜富軾鈇鉞遣之

曰、聞外之事將軍制之然西賊皆吾赤子殲厥渠魁慎勿多殺

**臣等按**春秋之法誅亂討賊必先治其黨與妙清天下萬世之太惡知常其腹心也稱為聖人師事稱譽以助其惡當清以隲陽禍福之說勸王移都及清誘王建號紀元以歷完顏氏皆知常從史以道之清曰王之御神宮空中奏樂則知常以為佳瑞而草表陳賀清曰八聖堂乃聖人遺法則知常親撰其文極口贊揚其他兇謀幻術

高麗仁宗

驚惑衆聽表裏為奸者不可勝計知常之為逆黨無疑人人皆得而誅之况富軾杖鉞專征先治其黨與不誅知常而誰歟前輩以謂富軾與知常於文字間積不平托以內應而殺之以啓後人之疑其不知春秋討賊之義甚矣

金遣桂州管內觀察使高春等來賀生辰○西賊到成州矯制執縛防衛官僚散入人家州人知其偽擊殺五六人囚二十餘人具以馳聞降詔將諭各賜官僚藥一銀合長吏將

校幣帛有差又漣州戶長康安世中郎將金  
仁鑑捕偽兵馬副使李子奇將軍李英等軍  
卒六百餘人下教獎諭賜錦彩帛諸城聞之  
擒殺西賊一千二百餘人○金富軾等至金  
郊驛會天雨雪軍馬凍餒衆心解弛富軾拊  
循調給軍情乃安邏騎擒致西京諜田元稷  
富軾解縛慰遣之曰歸語城人大軍已發有  
能自新效順者性命可保先是王以洪彝叙  
李仲孚為西賊黨授教書往諭彝叙緩行凡  
四月始至生陽驛懼不能前使驛吏傳送教

高麗仁宗

書還富軾囚彝叙于平州流仲孚於白翎鎮  
至寶山驛閱兵三日又集將佐問策皆曰兵  
貴拙速宜倍道疾馳掩賊不備蕞爾小醜計  
自可擒若所至淹留必失機會且使賊益得  
為計非我之利富軾曰不然西京謀叛已五  
六年陰謀無所不至必戰守足辦而後舉今  
乃欲掩其不備不已晚乎且我軍有輕敵心  
器仗未整卒遇伏兵竊發一可危也頓兵擊  
城之下天寒地凍壁壘未就忽為賊所乘二  
可危也又聞賊徒矯制徵兵兩界列城狐疑

莫辨真偽萬一有姦人應之表裏相結道路  
梗塞禍無大於此矣今不若引軍從間道繞  
出賊背取諸城軍資以餉大軍告諭順逆使  
與西賊絕交然後益兵休士宣揚國威飛檄  
賊中徐以大兵臨之此萬全之計也○西賊  
趙匡斬妙清柳昂首以降尋復反時金富執  
引中軍由平州趣管山驛左右軍皆相次而  
行中軍由射岳驛新城部曲徑到成州休兵  
一日馳檄諸城諭以奉辭討賊之意又使軍  
吏盧仁諧招諭西京且覘城中虛實遂引軍

高麗仁宗

道漣州抵安北府陳淑李周衍等自東界來  
會先遣錄事金子浩等懷勅間行歷兩界城  
鎮告諭西賊反狀王亦降悔過詔人心猶懷  
顧望及大軍始至列城震懼以迎官軍富軾  
又遣僚掾于西京曉諭至七八日等知不可  
抗意欲出降自以罪重猶豫未決及平州判  
官金淳夫賫詔入城匡遂斬妙清昂及昂子  
浩等三人首使分司太府卿尹瞻少監趙昌  
言大將軍郭應素郎將徐挺等偕淳夫請罪  
于朝又投書中軍曰謹奉詔旨及元帥之言



已斬渠魁馳獻闕下欲以羊酒犒獻敢請日  
期於是富軾亦遣錄事白祿珎以聞又移書  
兩府曰西賊將欲降宜厚待贍等以開自新  
之路宰臣文公仁崔滂韓惟忠謂祿珎曰汝  
元帥不直趨西京循迂路以赴安北吾等奏  
遣單介持詔諭降非爾元帥之功爾來何為  
溲夫至郊面縛贍等將入京兩府遣法官柳  
鏞請下獄臺諫亦請置極刑王皆不許命解  
縛入見賜酒食勞慰未幾下獄臬妙清等三  
人首于市賜富軾詔書獎諭仍賜銀藥合以

高麗仁宗

褒其功臣等聞贍等被囚謂必不免復叛○  
二月西賊殺殿中侍御史金阜等先是王聞  
西賊復反遣阜及內侍黃文裳與尹贍往頒  
詔書阜等劫之以威不加慰撫西賊怨怒諷  
亂兵殺阜文裳及諸從者贍奉太祖真逃出  
又捕殺之嬰成固守金富軾遣錄事李德卿  
往諭賊又殺之○午午日有暈白虹貫之○  
金富軾以爲西京北負山岡三面阻水城高  
且險未易猝拔宜列營以逼之且大同江爲  
往來之衝我當先據分爲五軍進至城下中

軍屯川德部左軍屯興福寺右軍屯重興寺  
西前軍屯重興寺東後軍屯大同江又恐城  
外民逃竄山谷者嘯聚為賊援分遣軍吏慰  
諭之逃竄者悉出或負糧餉願助軍備者絡  
繹不絕皆給衣食得之安居○中書侍郎平  
章事致仕金珣卒珣起自胥吏雖無學識清  
慎有幹能其女嫁李資謙子之甫不以姻婭  
附資謙及與拓俊京謀執資謙而不伐其功  
王常稱之曰有功不求人知可謂賢矣○門  
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崔弘宰卒弘宰本將家

高麗仁宗

子尚氣喜馳聘從尹瓘伐女真頗有功又與  
金仁存收復抱州後黨附李資謙權勢日熾  
及為資謙所忌見竄遠方及資謙敗徵拜平  
章事後為諫官所劾左遷○金遣檢校右散  
騎常侍王政來告帝崩○閏月西賊自宣耀  
門至多景樓緣江築城一千七百三十間○  
遣少卿金端御史李時敏如金吊喪○上將  
軍李祿子等與西賊戰敗績先是王遣內侍  
祗候鄭襲明濟危寶副使許純雜織署令王  
軾往西京西南海島會弓手水手四千六百

餘人以戰艦百四十艘入順化縣南江禦賊  
船至是又遣祿千及大將軍金台壽錄事鄭  
俊尹惟翰軍侯魏通元等自西海路領兵船  
五十艘助討西賊祿千等至鐵島欲徑趣西  
京會日暮潮退襲明日水道狹淺宜乘潮而  
發祿千不聽行至半途水淺舟膠西賊以小  
船十餘艘載薪灌油火之隨潮而放先於路  
旁叢薄間伏弩數百約以火發則同時齊舉  
及火船相薄迎燒戰艦衆弩俱發祿千狼狽  
不知所圖兵船器仗皆燒軍士溺沒殆盡台

高麗仁宗

壽及俊皆死祿千蹈積屍登岸僅以身免由  
是西賊始輕官軍選卒練兵爲拒守計○詔  
曰罪已勃興魯史嘉大禹之德改過不吝商  
書載成湯之明今率前脩以成其美朕以後  
侗之眇繼先世之豐長於深宮之中暗諸經  
國之務憂勤夙夜雖增若涉之懷制馭姦雄  
尚乏先幾之見屬崇德之跋扈更丙午之擾  
攘變輿播遷宮室焚蕩上辱祖宗之委寄每  
辜基業之延洪適有陰陽之人出從鏞邑加  
之左右之薦待以大賢朕誠不明遂惑其說

乃創大華之新闕以期祖業之車輿不思已之勞屢訪西巡之駕吉祥之應蓋寡災異之生浸多訖無明徵空速衆謗無成乃已朕方戒於聽從彼昏不知日有懷於怨望擅興軍馬囚械官負以天開表其年元以忠義號爲軍額公然徵集兵卒意欲陵犯上都變出不圖勢將莫遏自舌大逆之罪孰與西都之人呂刑三千論罪莫先於無上舜功二十知入實本於去凶是用先誅內應之姦遂有元戎之遣然且約無掩擊待以歸降何逆命之

至深乃嬰城而固拒久勞於外士卒經時而未還不已于行饋餉屬途而弗絕衆庶勞止遠近騷然况今慮已妨農久稽月捷興言及此莫知所然履霜堅冰過本馴致痛心疾首罪實在予所冀在庭之臣勤主之卒奮其膂力殲厥羣凶上慰寡人之心次釋三韓之憤然後共補不逮有望於將來永言自新幾無於貳適所有悔過自責之詔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臣等按**漢武帝輪臺之詔何補既往開邊

之失唐德宗興元之詔何救奉天播遷之辱蓋人君不能兢業戒懼於治安無事之時而哀痛悔艾於顛沛多難之際抑末矣仁宗墮於逆髡之術始創西都勞民勦舉人心已搖怨讟方興賊既據城以叛勦師問罪亦未易掃盪西顧方勤而始下罪已之詔諄諄播告吁亦晚矣安能蓋前日之愆而慰悅其民心乎然人莫難於知過而尤莫難於改過若因罪已之詔更有惟新之化與民休息則豈不有愈於迷而不復

者乎何仁宗之終不爾也

○金富軾慮後軍寡弱夜密送步騎一千以益之昧爽賊渡馬灘紫浦直衝後軍燒營突進僧冠宜應募從軍荷大斧先出擊賊殺十數人官軍乘勝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賊皆蹂躪赴江溺死獲兵船甲仗甚多賊勢頓挫時軍師野屯數月方春夏之交恐水潦洊至為賊所襲議築城按甲不戰州鎮兵番休就農欲以持久伺便議者皆曰西賊兵少舉國興師當指日平蕩數月不決尚為稽緩况築

城自固不亦示弱乎富軾曰城中兵食有餘人心方固攻之難克不如好謀而成何必疾戰多殺入乎遂定計以比界州鎮南西近道軍人分隸五軍各築一城又於順化縣王城江各築小城數日而畢峙兵積穀閉門休坐雖或與賊交兵無大勝敗或分道攻城城高塹深雖矢石所及多所殺傷而官軍亦傷王遣近臣崔褒抗負外郎趙碩等下詔招諭富軾亦遣錄事趙諳榮金子浩康羽及僧品先等百計開諭許以不死每獲賊謀及樵蘇者

皆給衣食遣之趙匡等自度罪重殊無降意幸其有外患使館軍自罷時金使適至賊欲渡刺之以構虜官軍知之候察甚至故賊不敢發賊又恐其黨降附詐為我中軍文牒示衆曰諸軍所俘及降人無問老少皆殺之西人頗信之已而聞撫慰降者甚厚故賊黨稍歸順時有朝臣獻議曰自古用兵當觀形勢豈較一時之損傷乎國家雖與北朝和親而其意難測今與師數萬彌年不決若隣敵乘釁而動加以盜賊不虞之患何以制之請

遣重臣不計死傷尅可破賊敢有逗撓者以  
軍法論王以示富軾富軾奏曰北邊之警寇  
賊之變不可不憂誠如所議然至於不計死  
傷尅可破賊是何不究當今之利害也臣觀  
西都天設險固未易攻拔況城中甲兵多而  
守備嚴每壯士先登僅至城下未有踰城超  
堞者雲梯衝車皆無所用童稚婦女擲瓦投  
瓦猶爲勅敵設使五軍傳城而攻不出數日  
驍將銳士盡斃於矢石矣賊知力屈鼓譟而  
出鋒不可當何暇備外虞哉今聯兵數萬彌

爭不決老臣當在其咎然以邊備之警盜賊  
之變不可不慮故欲以全策勝之不傷士卒  
不挫國威耳兵固有不期於速勝者今以宗  
社之靈明主之威妖賊負息行即殄滅願以  
討賊付老臣使得以便宜從事必破賊以報  
王亦以爲然故卒排羣議而委之○五軍會  
攻西京城不克○禘于大廟○夏六月宋遣  
迪功郎吳敦禮來曰近聞西京作亂儻或難  
擒欲發十萬兵相助○秋八月御天成殿命  
翰林學士鄭沆講唐鑑○九月吳敦禮還王

附奏曰西京之賊已殲渠魁餘黨嘯聚據險  
自固欲速攻破慮多殺傷按兵圍城以待其  
降賊勢日窘破在朝夕竊念海外小邦邊鄙  
細故豈足上煩威靈故不敢控告今特遣使  
問助兵可否雖上感大朝字小之義但理有  
不便難以承當況海洋萬里險不可測天兵  
東下恐非便宜所下指揮乞行退寢○遣文  
承義盧顯庸如宋○冬十月西賊城中糧匱  
簡老弱驅出之戰李徃徃出降富軾知有可  
取之狀命諸將起土山先於楊命浦山上豎

高麗仁宗

柵列營移前軍據之遂州縣卒二萬三千二  
百僧徒五百五十人築土山分命將軍義甫  
等四人將精卒四千二百及北界州鎮戰卒  
三千九百為遊軍以備剽掠○十一月左常  
侍李仲中書舍人李之休上疏曰虜兇出於  
柙龜主毀於櫓是誰之過西賊之謀久矣丁  
二大臣非獨不防閑反信其謀而張之致有  
今日之亂請賜明斷誅其黨人蓋指文公仁  
林景清輩也於是景清為守司空尚書左  
僕射樞密院使仍令致仕○五軍就前軍屯



所起半山跨楊命浦抵賊城西南隅晝夜督  
役賊大驚日以精兵出戰又於城頭設弓弩  
砲石盡力拒之官軍隨宜得禦鼓譟攻城以  
分賊勢又有徭人趙彥獻計制砲機置半山  
上其制高大飛石重數百斤城樓糜碎繼投  
火毬焚之賊不敢近半山高八丈長七十餘  
丈廣十八丈去賊城數丈五軍攻城不克錄  
事朴光儒死之○西賊夜命軍爲三出攻前  
軍營金富軾冷僧尚崇荷斧逆擊殺十餘人  
賊兵奔潰將軍于邦宰等五人率兵追擊之

高麗仁宗

賊棄軍入城

丙辰

十四年

宋紹興六年金天會十四年

春二月金富軾攻拔

西京城趙匡自焚死執賊魁崔永誅之西京  
平初匡等以官兵起玉山逼之欲於城內築  
重城富軾曰賊雖築城何益尹彥頤池錫崇  
曰大軍之出今已二年曠自持久事變難料  
不如潛師突擊破重城可以成功富軾不聽  
彥頤固請於是分銳兵爲三道陳景甫等將  
三千人爲中道錫崇等將三千人爲左道李  
愈等將三千人爲右道將軍公直以所領兵

入石浦道將軍良孟以所領兵入唐浦道又使諸軍分道攻城以分賊勢部分訖厚賜軍士富軾還抵中軍至夜四鼓輕騎馳入前軍勅諸將大舉丁巳昧爽景甫軍入楊命門拔賊柵進攻延正門錫崇軍踰城入攻含元門愈軍亦踰城攻興禮門富軾以衛兵攻廣德門賊徒以我土山未就不設備及諸軍突至惶遽無所措富軾與金正純督戰將士皆奮奮諸軍亦鼓譟縱火燒城屋賊兵大潰官軍乘勝恣其斬馘富軾令曰擒賊者賞殺降及

高麗仁宗

剽掠者死士皆斂刃而進會日暮雨作塵埃而却生擒及降者遠順化縣飲食之是夜城中潰亂臣因知所措闔家自焚死郎中維偉侯彭淑金賢瑾皆縊死鄭璇維漢侯鄭克升崔公泌趙瑄金澤升並有刎賊執其魁永等出降富軾受之下吏慰諭軍民老幼婦女令入城保家室令兵守諸門使御史雜端李仁實侍御史李軾御史崔子英入城封府庫又使正純彥願金鼎黃率兵三千人入城頓觀風殿彌冷城中禁擄掠已未以郎中申至冲

爲救拾兵仗使內給事李侯爲百姓和諭安  
居使貧外郎朴正明爲倉庫監檢使閣門祗  
候李君訥爲客館修營使錄事崔袞備白思  
清分爲城內左右巡檢使辛酉富軾入景昌  
門坐觀風殿西序受五軍兵馬將佐賀遣入  
祠諸城隍神廟撫慰居民遣兵馬判官魯洙  
奉表獻捷承制斬永及將軍黃麟德宣判官  
尹周衡注簿金智趙義夫長史羅孫彥梟首  
三日以下分司戶部尚書宋先宥自兵興稱疾  
杜門掌書記吳先覺佯愚不附賊大倉丞鄭

高麗仁宗

聰以孝行聞皆旌表門閭醫學博士金公鼎  
知<sub>テ</sub><sub>カ</sub>謀殺富軾<sub>カ</sub>所遣佐郎盧令瑠密告<sub>テ</sub>令避  
之<sub>ラ</sub>少監韋瑾英以有老母不能背賊與韓儒  
瑄安德備金永年偽爲喪輿若送葬者將出  
門事洩瑾英儒瑄被榜掠炮烙至死終不接  
引故德備永年等免害公鼎以下諸人與尹  
瞻親屬老幼廢疾者皆原之其餘西班並執  
送京師下獄其勇悍抗拒者黥西京逆賊四  
字流海島其次黥西京二字分配鄉部曲其  
餘分置諸州府郡縣其妻子聽任便居住許

為良人<sub>ト</sub>匡永等七人及鄭璇金信信弟致鄭  
知常李子竒自壽翰趙簡妙清柳昂昂子浩  
鄭德桓等妻子並沒為東北諸城奴婢諫官  
殫奏文公仁薦用妙清等以至誤國流毒生  
靈乃左遷公仁守太尉判國子監事

史臣曰公仁為宰相首薦儉人以至誤國  
又不從富軾之言薄待尹瞻李使無降之  
賊復叛罪固大矣而止於左遷罰亦輕矣  
幸長源亭○遣殿中監尹彥植左司諫崔允  
儀如金吊祭○三月遣左承宣李之伋殿中

高麗仁宗

少監林儀賚詔獎諭征西將帥賜金富軾衣  
服鞍馬金帶金酒器香藥金正純金帶四軍  
兵馬使副判官以下銀絹綾羅各有差西京  
內外老疾幼弱不能自存者量給米調恤又  
按行城內外寺院祠墓破毀者並令修葺○  
以金富軾為輸忠定難靖國功臣檢校太保  
守太尉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夏四月  
金富軾凱還王謁景靈殿告乎西賊賜富軾  
甲第一區省西京官僚又分京畿四道置江  
東江西中和順化三登三和六縣○五月貶

樞密院副使韓惟忠為忠州牧使寶文閣直  
學士尹彥頤為梁州防禦使時中軍兵馬使  
奏惟忠不顧國家安危凡兵機動輒防遯彥  
頤與鄭知常深相結納罪不可赦由是二人  
坐貶初彥頤父瓘奉詔撰大覺國師碑不工  
其門徒密自王令富軾改撰時瓘在相府富  
軾不讓遂撰彥頤心噉之丁日王幸國子監  
命富軾講易令彥頤問難彥頤頗精於易辨  
問縱橫富軾難於應答汗流被面及彥頤為  
中軍幕下富軾奏貶之○詔曰昔鄭莊公置

高麗仁宗

姜氏于城頴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  
而悔之復為母子如初今外舅李氏雖歿而  
親親之意終不可忘可贈檢校太師漢陽公  
妃崔氏封下韓國太夫人

**臣**等按薄昭以舅親殺漢使文帝不忍加  
誅逼令自殺先儒曰法者天下之公器惟  
善持法者親踈如一昭殺漢使若從而赦  
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今資謙潛圖不軌  
其罪遂覆載所不容與殺漢使之罪不啻  
萬萬王反不誅只流于外得保首領幸矣

又加厚爵何也夫資謙之構逆皆王之所  
自致也王於資謙欲異恩數牋表不稱臣  
宴會不庭賀君臣之分已亂矣封為國公  
開府為崇德置官為懿親號節為仁壽納  
二女為王后長其不臣之心以致睥睨神  
器稱兵犯順向微忠臣義士捍衛之功則  
國之存亡未可知也王既反正宜明正其  
罪以示王法可也既不能然又以一時姑  
息之恩尊為外舅反加爵命之寵然則為  
惡者安所懲艾乎自是以後亂臣賊子接

高麗仁宗

迹當世其禍甚矣不可復救未必非王啓  
之也

詔曰庶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焉此聖人貴  
人賤畜之義也今法官論殺乎准殺人之罪  
釵面配島此非律文本意自今以本罪罪之  
○秋八月幸長源亭○九月遣金稚規劉待  
舉如宋明州牒云近商客陳舒來言夏國欲  
遣使高麗議事惟三韓自漢唐以來世事中  
厚況我祖宗內附二百有年于茲受累聖待遇  
之恩豈不欲一心以守藩臣之度哉而與金

國疆場相接不得已請和設聞遣使與夏人  
偕來議事必為陰與為謀因此猜怒兵出有  
名則小國成敗未可知若微我為之藩屏  
則淮浙之濱與金為隣固非上國之利也又  
上國因興師取道於我則彼亦由此以行然  
則沿海諸縣必警備之不暇矣伏望執事熟  
討之無使小國結怨於金上國亦無唇亡齒  
寒之憂明州回牒云朝廷待諸國恩義甚厚  
至靖康兵火之後使命稍艱昨遣吳敦禮與  
陳舒前去講明舊好且聞與金切隣因信使

往來當得兩宮安問耳至興兵應接假道律  
征皆敦禮等專對之辭非朝廷指授宜深見  
諒無致自疑○冬十月知樞密院事金富儀  
奉初王在東宮富儀選為府屬以文學特被  
眷倚及即位擢授翰林學士王嘗問以邊事  
對曰宋神宗與文彥博王安石議邊事彥博  
曰須先自治不可略近勤遠安石曰彥博言  
固當若能自治七十里可以王天下今以萬  
里之天下而畏人者由不自治也今三韓之  
地豈特七十里而已哉然不免畏人者其咎

在平不自先治而已又聞良騎野合交鋒接  
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  
強弩集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  
而我狄之所短也當先所長以觀其變此實  
今時之急務也宜令京城及諸州鎮高城深  
池蓄強弩毒矢雷石火箭遣使督察主吏以  
賞罰之可也妙清請營新宮於西京富儀上  
疏極言不可及妙清反出師討之富儀乃上  
平西十策其大槩以為西京城險糧足不可  
卒拔當以逸待罷以討取勝取王嘉納之及

富儀仁宗

平西皆如其策特賜金帶一腰為人性坦蕩  
未嘗干勢利詩文豪逸○十一月遣少卿李  
有開如金賀正禮部侍郎李仁實賀萬壽節  
○樞密院知奏事鄭沆沆性穎悟好學中  
第為尚州司錄州人以年少易之及臨事善  
斷遂皆嘆服久為內侍掌奏事出納惟允後  
按察楊廣忠清兩道時資謙威勢震赫兢駭  
斂以媚之沆獨不然資謙敗拜承宣勸王讀  
書王之文學日就沆有力焉及疾劇陞知樞  
密院事命下翼日卒王震悼聞其家無捨石



巳丁

之儲日三十年近侍十一年兼制其貪如是  
可嘉也賻之有加御筆特謚文安

十五年宗紹興七年金天會十五年夏四月金稚規劉待

舉回自宋詔云于戈震擾老稚轉移賴前好

之不忘憫吾民之久寓假舟楫之利既獲以

歸返廬井之安谷得其所尚慮遺氓之多有

更煩惠澤以哀斯○秋七月門下侍中致仕

李公壽孝公壽嘗為西京判官睿宗西幸公

壽供頓不擾民王嘉之及還命扈駕辭曰故

事旋駕之日唯知留一人扈行安可要息以

高麗仁宗

午戊

撓常典王從之選軍兵部凡十四年以稱職

聞性閎厚勤儉然吝嗇好佛○九月移御長

源亭冬十月還宮○十二月判國子監事文

公仁孝公仁舊名公羨為人雅麗柔曼侍中

崔思諫以女妻之家世單寒以婿于貴戚恣

為豪華嘗使于遼私贈饋者玩玩自是遼人

每於行李必援公仁徵索無厭遂為鉅弊

十六年宋紹興八年金天眷元年春二月遣閣門祗候崔

沔如金東京○詔曰帝王之德謙遜為先故

老子曰王公自稱孤寡不穀漢光武詔上書

東鑑三十三

不得言聖今臣下尊君推羨稱謂過當甚不  
合理今後凡上章疏及公行案牘毋得稱神  
聖帝王○秋七月樞密使陳淑免先是知御  
史臺事崔灌雜端朴挺蕤侍御史印毅崔述  
中安淑等伏閣三日劾淑嘗討西京受人賅  
獲寶帶不報皆杜門不出名論灌等視事唯  
挺蕤述中固爭不就職淑竟免○冬十月壬  
戌移御國清寺甲子遷新闕先是以本宮經  
火命有司葺之是日百官陳賀置酒便殿諸  
王宰樞從官皆侍夜分乃罷○幸集賢殿命

高麗仁宗

金富軾講易大畜復二卦令諸學士問難仍  
賜宴夜分乃罷

未巳

十七年宋紹興九年春二月大赦制曰朕承

先君之末命襲累世之丕基德薄任重不能  
制御致使權臣跋扈官禁焚蕩朕甚慚愧今  
幸賴天地之陰扶臣民之協力重修訖功以  
去年十月入御慶莫大焉宜推恩澤與民同  
休○三月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崔思全奏  
思全初以醫術進諭拓俊京去李資謙以功  
驟登宰司晚年自以起寒地位極寵溢固請

東坡志林

卷之三

致仕有二子曰弁曰烈思全各賜金壘一具  
及其歿妾竊其一弁怒欲鞭之烈曰此先君  
所愛當傾家產以恤之况此物耶弟所得者  
尚存請以遺兄王聞而嘉之曰可謂孝且仁  
矣御書賜名曰孝仁

**臣等按**思全起於寒地物望亦淺然當資  
謙俊京之亂車駕出次于外官闕焚蕩財  
腋之變在於呼吸思全從容卒談之間開  
諭俊京陳其順逆禍福之理俊京感激海  
悟決意去資謙資謙既去而太位復正宗

高麗仁宗

社稷安思全一語足以破奸軌之膽曾無  
汗馬之勞而能成扞衛之功其勳烈可謂  
盛矣但前日韓安仁文公羨之見逐於資  
謙不無交構之失君子譏之

名金富軾崔溱等置酒命富軾讀司馬光遺  
表及訓儉文王嘆羨久之曰光之忠義如是  
而時人謂之姦黨何也富軾對曰以下與王安  
石輩不相能耳王曰宋之亡未必不由此也

庚申

十八年

宋紹興十年  
金天眷三年

春二月門下侍中致仕

金若溫卒若溫古名義文性恭儉廉正力學

歷仕中外所至人便之李資謙秉權喜利者  
爭附着温與資謙為堂兄弟而不相比位雖  
華頭未嘗以富貴驕人○親掃于大廟加上  
九廟及十二陵尊謚赦二罪以下○宰臣金  
富軾任元數李仲崔溱與者郎崔梓鄭襲明  
等五人上書言時弊十條伏閣三日皆不報  
梓等乞罷不出○秋七月王以郎舍所言罷  
執奏官減諸處內侍別監及內侍院別庫乃  
名崔梓等令出視事獨鄭襲明以所言不盡  
從不起右常侍崔灌獨不預上書供職如常

高麗仁宗

議者鄙之○八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濡奉  
濡少敏悟善屬文以清白公平備歷清顯晚  
有疾步履甚難猶不乞退時人譏之○冬十  
月賜金富軾金銀鞍馬米布藥物賞平西之  
功也

西土

十九年

宋紹興十一年  
金皇統元年

春正月王太子冠○

夏四月遣禮部侍郎權迪右司諫金永若如  
金賀上尊號迪等至金境金人以妨農時不  
許入乃還○秋九月復遣權迪金永若如金

戊辛

二十年

宋紹興二十二年  
金皇統二十二年

春正月諫官劾奏秘

書少監寶文閣待制金精嘗誦樞密金正純  
第使酒詬罵國子司業起居注鄭襲明請寓  
金富軾別第失諫官體請罪之於是精落寶  
文閣待制襲明落起居注諫官又奏精罪重  
罰輕請罷其職從之○三月門下侍中金富  
軾三上表乞致仕許之加賜同德贊化功臣  
號○夏五月參知政事金仁揆率仁揆女嫁  
李資謙子之彥故資謙之敗坐貶知春州既  
而名還復職為人寬厚不臧否人物優游不  
斷但保祿位而已○金遣太府監完顏宗禮

高麗仁宗

翰林直學士田穀來冊王為儀同三司柱國  
高麗國王初賜寬服象輅鞍馬等物又加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故事受冊命必於南郊  
今宗禮等奉朝廷指揮始於王宮頒詔○遣  
同知樞密院事崔灌諫議大夫崔惟清如金  
謝冊命

癸亥

二十一年

宋紹興十三年  
金皇統三年

夏閏四月太子納

司徒溫之女為妃○五月延德宮火○秋九  
月以裴景誠知吏部事景誠為承宣取倡女  
為妻諫官言景誠內行如此不可居喉舌之

子甲

職改除知御史臺事諫官又言委之風憲尤  
悲所宜論執不已故有是命○冬十二月中  
書侍郎平章事致仕崔滋盛率滋盛性剛敏  
歷官無不稱職然丙午之亂就李資謙私第  
執事人以此少之○以李之臣金正純參知  
政事

二十二年

宋紹興十四年  
金皇統四年

春正月親祀圓丘

親耕藉田王五推諸主三公七推尚書列卿  
九推還宮赦羣臣表賀○二月戶部尚書致  
仕許載率載由刀筆吏起以清白稱九城之

高麗仁宗

役以中軍錄事成吉州女真來攻嬰城固守  
數月城幾陷載築重城拒之女真退以功拜  
監察御史然不學無術附李拓遂登宰司及  
二人敗諫官極言其罪貶知豐州秩滿除兵  
部尚書仍令致仕臺諫駁之會西海道按察  
使奏載在豐州有政績不可棄遂拜戶部尚  
書致仕○制曰拓俊京雖失為臣之節亦有  
衛社之功可授檢校戶部尚書數旬疽發背  
死于谷州其先本谷州吏俊京貧賤不學與  
無賴之徒遊求胥吏不得肅宗為雞林公就

其府為從者遂得樞密院別駕九城之役有功遂顯○詔復齊民孝弟力由者○夏五月賜金敦中等二十六人及第敦中富軾之子初擬第二王欲慰其父升為第一因屬內侍敦中年少氣銳後因官庭除夕儻禮以燭燃牽龍鄭仲夫髯仲夫手搏犀之富軾怒自王將縛拷仲夫然王異仲夫為穴乃令逃免遂噉敦中仲夫海州人方瞳廣額白哲美鬚髯身長七尺餘初其州上軍籍封爵進京宰相崔弘宰見而異之充控鶴禁軍昵侍左右

高麗仁宗

丑乙

**臣等按**敦中燭仲夫髯以啓武臣叛亂之心韓賴批紹膺頰促成武夫篡弑之禍小人之能亡國敗家如是向可不遠之有哉

秋七月庚申王子暉生○十二月王聞金主幸東京遣秘書監郭東珣往聘少府少監金龜符進方物戶部侍郎崔子英賀萬壽節

二十三年宋紹興十五年春二月樞密院副

使朴挺蕤率挺蕤性寬大出入臺諫務舉大綱不為苛察其父永俠嘗誡以忠孝之道挺蕤頗欲自力然奪其舅妾田廬臧獲使其母

子飢寒時議薄之○夏五月政堂文學參知政事李之氏卒之氏公壽之子擢第狀元拜右正言持論公正忤時宰改殿中內給事出按西海道時資謙當國嗜利者爭附之氏雖與為族而獨不相比資謙使者交牛州郡爭取財賂之氏痛禁資謙惡之出為平州使及資謙敗召還累遷為起居注之氏風標英雅秉心寬厚文章政事為一時之傑但吝嗇財賄父沒不介弟妹家奴肆橫或至盜劫不能檢制為時所譏謚文正○秋七月北畏昌朔

龜義靜龍鐵七州及西海道海州蝗大史奏今蝗蟲四起此乃國多邪人朝無忠臣居位食祿如蟲宜舉有道之人置之列位以弭其灾○參知政事金正純孝正純起自寒素尚氣任俠善射御常語人曰男兒當立邊功以取名位安能鬱悒苟活里閭哉適國家伐女真請從軍有功出守和水二州素不閑吏事然不以簿書介意但舉大體亦無廢事及從金富軾平西都遂登政府疾篤拜推忠定難功臣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丙寅

事正純天資勇悍意豁如也但不學好貨專  
事侈靡為時所短○冬十二月丁巳立春夜  
天有聲如雷太史占曰立春日天鳴有聲至  
尊憂且驚○門下侍中致仕金富軾上所撰  
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史王體內侍崔山甫  
就第獎諭賜花酒優厚

二十四年

宋紹興十六年  
金皇統六年

春正月金遣衛州

防禦使完顏昇來賀生辰○命太子引禮部  
侍郎鄭襲明講書太禹謨○王宴金使於太  
觀殿遂不豫赦王疾篤上曰資謙為崇遣內

侍韓綽徙置資謙妻子於仁州百官就禱于  
普濟寺又禱于十王寺及廟社○二月平章  
事任元數與百官會宣慶殿禱于皇夫上帝  
○追復招俊京門下侍郎平章事召還其子  
孫官之以平覲謂後京為祟故也遣內侍奉  
詔決金堤郡新築碧骨池堰從巫言也

**臣等按**

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夫

始終生死如晝夜之相代不可求而得亦  
不可幸而免當順受其正而已仁宗彌留  
惑於巫卜妖妄之說求媚於已死之逆鬼

而復其妻子施恩於已黜之逆臣而優加爵命欲活湏臾之命不能正終如此其不達死生之理甚矣

甲子王疾大漸傳位於太子現制曰神器太寶不可暫虛太子現處震之長童寓之明元良之德格于上下自今已往凡軍國事務並取嗣君處斷丁卯遺詔喪服以月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遂薨于保和殿是日太子即位於大觀殿上謚恭孝廟號仁宗

史臣金富軾曰仁宗自少多才藝曉音律

善書畫喜觀書手不釋卷或達朝不寐及即位聞明經申淑貪甚召入內侍受春秋經傳性又儉約嘗不豫宰樞入內問疾所御寢席無黃紬之緣寢衣無綾錦之飾初年宮中宦寺及內僚之屬甚多每黜以微罪不復補至末年不過數人日再視事或奏事者稽遲必使小臣趣之專以德惠安民不欲興兵生事及金國暴興排羣議上表稱臣禮接北使甚恭故北人無不愛敬詞臣應制或指北朝為胡狄則瞿然曰安

有臣事大國而慢稱如是耶遂能世結歡  
盟邊境無虞不幸資謙恣橫變生宮闈身  
遭幽辱然以列祖之故曲全其生至如拓  
俊京亦棄適錄功俾保首領斯可以見度  
量之寬矣故其薨也中外哀慕雖北人聞  
之亦且嗟悼廟號曰仁不亦宜哉惜乎感  
妙清遷都之說馴致西賊之反與師連年  
僅乃克之此其為盛德之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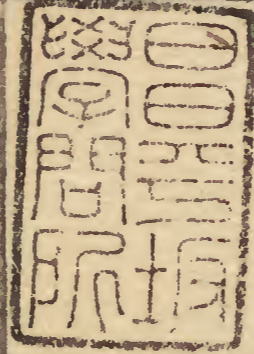
史臣金莘夫曰睿廟末年屬念房惟馴致  
外家貪恣之行仁宗幼冲即位宰相韓安

仁等不能長慮却顧潛奪其權而惰念生  
事使姦兇跋扈毒流三韓至於射黃屋焚  
寢廟脅至尊置私第殺戮左右祖宗之業  
幾於墜地可以鑑矣又惑於效清壽翰陰  
陽之說卒致西都之反逆者何也蓋以天  
性一於慈愛優游不斷故耳是以典刑未  
正於丙午之逆類虜置不均於西都之反  
民又深信浮屠貽害生民可不惜哉其不  
喜遊宴減省宦堅恭儉以飭身誠信以交  
隣雖古帝王何以加焉

三月甲申葬長陵○尊母任氏為王大后○  
夏四月以王生日為河清節受羣臣朝賀○  
以任元數為門下侍中之安佚○御儀鳳樓  
大赦○五月賜宦者內侍西頭供奉官鄭誠  
甲第一區乳媪夫也○冬十月金遣清州防  
禦使烏延遵禮少府少監烏居仁來祭仁宗  
同知中京路都轉運司事蕭謙來吊慰發書  
會寧府事曹充來命王起復○遣梁元俊如  
金賀萬壽節○十二月詔來年燃燈用正月  
望蓋二月乃仁宗忌月故改行之以為恒式

高麗仁宗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三



長  
鐘  
三  
三

三  
三  
三

